

「喂，你知道幾億兆年後，星星會全部消失嗎。」

突如其來的一句話，來自牆邊正在望著窗外的那人，雖然外表上幾乎一模一樣，但是聖殿卻隱約能感覺到他不是平時熟悉的狂噬者，不過就算如此，也是能把他當作夥伴.....的？

「咦？這、我沒聽說過呢，不過，幾億兆年是很長的一段時間呢。」

因為學過的知識不如對方的多，所以對他偶爾會提起一些艱難的知識也很習慣了，看來就算是不同的人，也是有著共同點在的，而對方仍然在看著窗外。

「其實星星還在，但是很久之後，那時星體與星體之間的距離，將會超出肉眼可看見的範圍。」

對方自顧自地說了下去，也沒有對得到的答覆發表什麼感想，和平時的狂噬者相似卻又不同的臉上面無表情，讓人摸不透他在想些什麼。

「超出可看見的範圍嗎.....，但是，即使看不見了，星星的光輝，還是會在人們的心中繼續閃耀的吧。」

沒有任何原因地想起了那個高大的背影，明明是毫無關聯的話題，卻將對方口中的星星和記憶中的那個人連結在一起，反應過來時，破綻百出的回答已經說出口了，而對方也果不其然的勾起了一抹玩味的笑。

「閃耀不起來的喔，那時候的人，從出生就沒有看過星星。」

習慣性地伸手搔了搔頭，以這種方式掩飾自己的窘迫，正想說些什麼時，對方卻已經重新將視線移回窗外了，顯然方才突然出現的興致已經消失。

「啊，這麼說也是呢，不過真可惜啊，沒辦法看到那樣美麗的景象。」

微微地搖了搖頭，告訴自己現在不是胡思亂想的時候，重新將思緒導回正常之後，跟著看向了窗外，儘管與對方隔著一段距離並不能看得太清楚，但是也足夠了，畢竟今晚的夜空什麼也沒有。

「是啊，不過其實也無所謂，這種一般人不可能遇上的事只是偶爾提起的哲學論罷了。」

再一次將視線收了回來，對方似乎連對星星的興致也已經到了盡頭，想結束話題的同時又拋出了一個陌生的名詞。

「哲學嗎？雖然不是很了解，但似乎是很有趣的事呢。」

直白的將自己的想法說出後，卻發現對方回過頭來挑著眉以一種複雜的眼光看著自己，但並沒有維持很久，僅僅維持了短短幾秒後便移開了視線。

「哲學就只是刻意設計得讓人無法理解的謬論而已，對話時也許可以當作話題——實際上卻沒有任何的用途。」

對方的神情難得的顯得有些嚴肅，儘管確實知道眼前的人和平時見到的隊友不同，卻也被那格外嚴厲的語氣嚇到了，畢竟認知裡的那人是很少在他人面前展現出這種情緒的，在某方面而言，和自己也有點像。

「嘛，有趣是有趣的，但是別和現實搞混了，畢竟終究不是科學，與現實仍然有距離。」

擺了擺手，對方轉頭便準備離開，似乎打算正式結束這次的對話了，畢竟也只是在消磨時間而已，聚會也差不多要準備開始了。

「這樣嗎……，我明白了，謝謝狂噬哥。」

實際上沒有任何用途的理論嗎……，但是卻充滿了神秘感，真的是沒有任何用途的嗎？

---

遊戲結束了，巧妙地躲過大家的質疑，在妖狐被占卜師咒殺後，狼襲擊了剩餘的村人取得了最後的勝利。

「我是狼，意外嗎？」

碰巧身為這次遊戲的狼匹，狂噬者身後的狼尾一左一右地晃動著，看起來像是在和自己對話時，另一名被襲擊的村民卻在自己前頭髮話了，這時才發現對方的視線其實並不在自己身上。

「嘛，你的身分也只有我知道啊，雖然可以確定你的身分，不過都最後一天了，咬誰都無妨吧？」

靜靜地聽著兩人的對話，邊思考著是否該離開了的同時，不經意地視線上移，看到了一個微弱的光點。

是星星呢。

再次回頭看向仍在和另一人對話的他，卻意外地和對方的視線撞上了，而他正以略不解地眼神挑眉看著自己，回以一個極淺的微笑後，便安靜地離開了村莊。

「哲學，似乎並不能說是完全沒有意義啊，狂噬哥。」

Fin.